中国电影 柏林擒熊背后

廖凡获第64届柏林电影节最佳男演员银熊奖

廖凡，不凡

范晓毓

50个角色、30种职业、16部电影……这是廖凡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后十几年来产量的不完全统计。不过，其中绝大多数是配角，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“戏红人不红”。不惑之年的生日翌日，因主演《白日焰火》，他在柏林从梁朝伟手中接过了最好的生日礼物——第64届柏林电影节最佳男演员银熊奖。他的“贵人和挚友”、著名导演孟京辉说：这下牛了，以后想怎么着，随便了。可廖凡的想法是：保持自己以前的生活状态。

得大奖后10天，廖凡出席他的经纪公司专门为他举办的庆功会。他突然又坦然地表现出一种强大气场，适度地敞开自己，又谨守着40岁男人应有的尺度。他对一切都似乎平和从容舒缓，激动和兴奋的情绪都被他控制了。

“千年老二”修成正果

曾经，廖凡演过的戏都赢得了不错的口碑和票房，但他却没大红大紫。他参演的《集结号》、《让子弹飞》、《非诚勿扰2》、《十二生肖》4部影片总票房为22.91亿元，他曾因此被夸有“旺戏相”。但廖凡所饰演的那些配角，甚至“剧情没进展多少时就死了”，比如《集结号》中的焦大鹏，影片没到一半就不幸被燃烧瓶击中而牺牲。有人觉得廖凡饰演的角色经常有点“偏门”，比如《非诚勿扰2》里的“娘娘腔”，给观众带来了讶异和欢笑；还有人评价廖凡是“很会抢戏”的配角，《让子弹飞》中的“麻匪老三”，最终从姜文扮演的大哥那里赢得美人，共赴理想之地。10余年来，廖凡在男主角身边兢兢业业地演着属于自己的戏份，可为什么有精湛演技却总演配角？廖凡说，他是按照谁的戏写得好而不是戏多戏少来挑选角色的，“好多剧本，配角的戏其实比主角写得好。”

廖凡说，自己能一直坚持演员这份职业，离不开父母的支持，他们认为儿子只要能“混个脸熟”，就已经是很大的成功了。父母给他起了个“凡”字做名字，寄托的也许就是这份心愿。如今，廖凡仍然表示今后完全可以再演男二号。投资人还给他机会吗？

“笨”不完全是贬义

廖凡说，曾经的老师和同学一致认为他笨，可在他看来，“笨”不完全是贬义，他们这么评价他，是认为他在演戏时总把自己弄得很苦。

在《白日焰火》中，廖凡饰演颓废的警察张自力。为了最大限度地接近角色，演出失意感，他一个月里增肥20斤。这不是廖凡第一次演警察，可他还是去刑警队体验了半个月，跟刑警们聊天，看抓捕、审讯录像。廖凡说：“这次体验看到的很真实，也很荒诞。”拍《一半是火焰，一半是海水》时，他演一个健壮的坏人，为此他健身3个月。廖凡的“体验式”准备不是始于成为职业演员之后，早在大学期间，为了出演一个小品，他跟着一个磨刀老人走街串巷，最终小品获得一等奖。

他的老板、华谊兄弟总裁王中磊评价他个子很高却细腻到“磨叽”。这“品质”体现在演戏上，效果就令人惊艳。

“我很恍惚，我觉得应该是颁一个与表演有关的奖项，有点纳闷，觉得是不是有点快，有点没反应过来，耳朵已经听到了我的名字了，周围的人也站起来了，有点延时，像做梦一样。之前也想过会是那样，但是已经反应不过来了，就尽情享受吧。”——廖凡谈自己的获奖时刻

廖凡（左）和刁亦男在柏林电影节颁奖典礼上举起银熊和金熊

“我还会是我”

廖凡也曾经迷失过，曾经彷徨过，但从未放弃过。

《一半是火焰，一半是海水》在台湾金马奖铩羽后，廖凡陷入低谷。“当时做了很多准备，但结果不是预期的。我们想得到的太多了，在拍摄过程中太认真太较劲，其实可以用更好的方式去表达。”这之后两三年，他一直在求变。再度拍戏是在《好奇害死猫》中饰演一个变态杀手，他回忆说：“其实当时挺低迷的。不过我想，既然已经低迷到这种程度了，剩下的只能是反弹。”他的表演令人过目难忘。2010年，廖凡参演《建党伟业》，不幸落马受伤，肩膀上被植入12根钢钉，不能再和小伙伴们玩篮球，对今后拍动作戏也有影响。他有点泄气，觉得接下去的路有点“黯然”，因为他认为“想成为一线男演员，都得拍动作片”。如此经历与心态，跟《白日焰火》中落魄的警察很像，于是他第一时间回复刁亦男：演。

廖凡说：“刁亦男导演做事情能抛开目的，而不像很多人做一件事一定要得到什么，我从他身上体会到了很可贵的东西。”这两个人或许是相像的。《白日焰火》于2012年制作完成。看完影片，廖凡说：“感觉踏实了，因为已经在影片中把我自己想表达或者能做到的都做完了。”

《白日焰火》获第64届柏林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熊奖

《白日焰火》故事大纲

外表冷艳的吴志贞（桂纶镁饰）散发着熟女的魅力，对于男人来说是一种致命的诱惑，对与她曾有过一面之缘的警察张自力（廖凡饰）来说也是如此。5年前，吴志贞的丈夫梁志军（王学兵饰）被警方认定死于一桩离奇碎尸案，当时张自力破案后击毙了持枪拒捕的凶手。5年后又发生了类似的连环案件，并且这些死者都曾与吴志贞相恋。张自力主动接近吴志贞，却飞蛾扑火般地爱上了这个女人。随着更加亲密的接触，张自力发现了5年前的真相……

《白日焰火》：8年坚守获硕果

导演刁亦男：我花了8年的时间来筹备《白日焰火》的剧本，期间重写了3稿，一直在找投资，这个过程非常漫长。拍摄时哈尔滨的天气寒冷到经常监视器没有画面了，但也正因为这样，我们整个剧组抱团取暖，形成了一股无形的力量。我以前拍的《制服》、《夜车》均是小成本独立电影，非常文艺，也非常自我，不会考虑市场。而这部影片就更多地考虑观众的因素，同时又想办法坚持自己的风格，拍出一部独特的、不太一样的电影。小时候很喜欢看侦探小说，就想拍一个侦探片。其实我们生活当中，平时无论大事小事，所面临的一些问题，无非在这里把它放大了而已，本质上可能也没有什么区别。

女主角桂纶镁：这就是我喜欢的剧本，我喜欢的角色，我喜欢的跟导演、对手有互动的化学反应。我投入其中过瘾，享受其中。这是我拍戏最主要的目的，而不是为了所谓的挑战自己。这个角色就是不喜形于色的人，你从她的外表看不见任何想法和感觉，可是内心她藏着很多事情。刚好碰到了廖凡饰演的角色，她开始想赌赌看，说不定会有一个出口，生命开始会转弯，后来发展成无可抑制的爱情。她最终可能被背叛了，她还是狠狠地爱着这个世界。拍戏的时候我真心觉得自己非常幸运跟荣幸，因为我看见了非常专业的演员。在外边真的是经常冻得不行，可是这些人不吱声地、很开心地享受拍戏的过程。和廖凡、王学兵，我觉得是心跟心很接近的交流。

制片人文晏：现在影片在海外的预售情况是同类国产电影里非常好的，我们的海外代理公司曾经代理过大量华语片，柏林电影节期间就把法国、东欧、伊朗都卖完了，未来一年中还可以继续通过参加电影节卖片。不过《白日焰火》还是要两条腿走路，主要还靠国内票房。开始我和刁亦男导演也想主要针对海外，但是世界金融危机后不得不调整了方向。我们相信观众不是只看不经大脑的粗浅娱乐片，也希望看有品质、有思考的电影。这样的电影不是没有人看，而是想看没人拍。拍艺术电影是出于热爱，拍商业电影是挣钱的手段。所以，拍艺术电影一定是自觉的选择，因为要付出更多的艰辛和努力，忍受孤独，忍受不在大众视野中的失落。在西方，每个国家的艺术电影都有充分的空间和足够的观众。中国的电影市场如此之大，投资如此之多，如果有1%投给艺术电影，只不过是投资几亿的商业大片的零头，如果有了品牌效应，只用很少的钱，带来的回报和对电影文化的影响就是很深远的。就像《白日焰火》。

《白日焰火》剧照

投资方江苏幸福蓝海公司执行总经理、制片人万娟：这部电影现在起码有两点利好消息：第一，这是一部有品质的电影，符合观众的心理预期；第二，柏林获得“双熊”，是最佳的海外影展成绩，现在不仅受到行业内部关注，而且成为全社会瞩目焦点。我们是新进入行业的公司，三四年前拿到这个剧本，决定投资去做，是因为感到国产电影类型单一，希望丰富类型，相信这个类型会得到市场认可。达到6000万以上的票房，保证不赔本，我有信心。我们不仅是投资方，也同时是制作方和发行方。得奖是锦上添花。一直有许多文艺片在找我们，希望我们投资。但是我们不会靠这一部影片承担起整个公司品牌，我们会推出一个“片单”，里面的影片都是有品质的，类型多元。

（苗春、张彬整理）

《推拿》获第64届柏林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奖（摄影）

影片《推拿》改编自作家毕飞宇曾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，由娄烨执导、马英华编剧，黄轩、郭晓冬、秦昊、梅婷以及张磊、王志华、穆怀鹏等大量非专业演员的盲人出演。制作方陕文投集团银海影视公司表示，这部影片将于年内公映。

影片将镜头对准了盲人推拿师这一特殊群体，从生活、爱情和梦想等各方面描述了他们内心深处的挣扎，呈现了这个群体的美丽心灵。柏林电影节特约影评人Patrick Wellinski评价：这部影片既没有对中国社会的廉价影射，也不是简单地把盲人阐释为被压抑的个体，娄烨的智慧远远超越了这些解读。他用其独特的、极具通感的电影语言向我们表达了一个恒久的真理：无论看见还是看不见，爱情本身都不会被错认。

曾剑是《推拿》的摄影。他原籍浙江湖州长兴，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，曾为娄烨的代表作《春风沉醉的夜晚》担任摄影、剪辑，并以该片荣获第47届金马奖最佳剪辑奖。他还曾担任李玉《观音山》的摄影师及剪辑师。得奖后，他拒绝了除专业电影摄影技术采访之外所有媒体的采访要求，为本报撰写的文字为全球独家。

《推拿》导演娄烨（右）和盲人非职业演员张磊在领奖台上

让摄影机看到了『黑』

曾剑

这次获奖确实非常高兴。一般都认为“最佳摄影”这个奖多数会给画面华丽漂亮的电影，所以这次特别意外。《推拿》的影像很朴素，很清淡，没有过多的修饰，是另一种“美”吧。

“这是我第一次拿摄影奖。谢谢娄烨，是你鼓励我第一次做了摄影师。我们这么多年的合作，促成了我们现在对这部电影影像的一致观点。我们一起整理出对这部电影的特殊拍摄方式。谢谢毕飞宇和马英力，这部电影的影像灵感完全来自于这个特殊的故事。谢谢所有的演员，是你们把我带进了这个故事，让摄影机看到了‘黑’。谢谢摄影组所有的工作人员，还有灯光师邢辉，调色师朴相株，谢谢评委对这部电影的喜爱。最后谢谢我的都红。”

这是我当时发给在柏林的《推拿》导演娄烨的原话。我和娄烨认识十几年了。当时我还是电影学院的学生，帮他拍摄了一部纪录片，之后在他的《颐和园》，他鼓励我第一次做了电影剪接。《颐和园》的制作周期很长，整个过程就像学习，娄烨就如同我的老师，从他那里我学到了很多电影的观念和电影制作的技术。还有当时的摄影师花清，让我看到一个成熟摄影师的工作方式。娄烨一直非常鼓励和保护年轻的电影人，同样，2007年娄烨鼓励我做《春风沉醉的夜晚》摄影师。他跟我说，这天是我生日，他把这个决定作为生日礼物送给我。这是很“沉重”的礼物。做摄影师对我来说就意味着得承担起更大的责任，做出的一些创作上的决定也会直接影响电影的质量。非常有幸，之后的《浮城谜事》和最近的这部《推拿》，我们还是在一起工作。娄烨非常纯粹，以简单的方式制作他所喜爱的电影，是标准的“作者导演”。他只关注电影本身质量，所以他比较坚持和不妥协，我们一起工作的主创和演员都非常欣赏他这一点，也被他纯粹的电影态度所影响。

《推拿》的制作过程中，我们一直探讨的是关于“盲视觉”的拍摄。盲人的世界是黑色的，但电影是需要有具体的影像，需要有表现形式的。我们一起讨论呈现效果，我来考虑技术方案。我们都比较排斥用电脑特技来处理“盲视觉”画面，这样会显得比较廉价，而且会破坏全片影像的“朴素”。电影开拍之前，我们去了南京盲校，在那里拍了几天纪录片，这样我们能更近距离地接触到盲人的生活，同时，在拍摄的过程中也实验一些特殊的方法和技巧。但找出来的形式我们并没有满意。正式开拍后我们依然在做实验，没有放弃，希望能找到一种新的影像语言。在拍摄的中期，电影中的一段台词给了我们非常大的启发，“眼睛是有分工的，有的眼睛看得见光，有的眼睛看得见黑”。但画面的东西太难拿出来描述，观众看到影像会更有感觉吧。整个剧组为了实现我们的“盲视觉”，付出了很多努力，各个部分也都快被“盲视觉”折磨疯了。

非常怀念在南京两个多月的拍摄，都能回忆起这座城市的味道。

这次和盲人非职业演员的工作非常默契，他们的表现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，非常棒，总是给我们不一样的惊喜。他们每个人都有电影中角色的影子，我经常会看到他们在休息的时候聊天说笑，各自的性格清晰明了，看他们就像看电影一样。我们的职业演员也都非常出色，他们所要塑造的人物其实离他们的生活非常远，他们也都在拍摄的过程中找到了各自的方式和技巧。在我的取景器中的所有人都不像演员，就像是推拿师，他们带着我一步一步走进沙宗琪推拿中心，镜头只是拍摄下了他们的生活片段，记录下了每个人的小故事。

我特别喜欢得奖时娄烨说的“这是一部关于看不见的电影，但这是一个看得见的奖”。我们以自己的方式展现了一部关于盲人世界的电影，一个大家都不太熟悉的群体。故事中，盲人们用自己的方式迎接着生活中的悲欢离合，淡淡的哀伤，淡淡的幸福。

曾剑在工作（曾剑供图）

柏林获奖后的祝福、期待与忧虑

韩浩月

《白日焰火》获得了第64届柏林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熊奖和最佳男演员奖，《推拿》同时获得最佳艺术贡献奖，消息传到国内后引发了震动效应。我们为这个消息感到高兴，同时更多会去思考中国电影究竟该往何处去，在文艺与商业之间，如何找到良好的结合点。

一部国产片获得国际电影奖项，总会激起很多人的好奇心。这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？为什么能够获奖？什么时候能公映？票房会好吗？……好奇心背后，藏着人们对中国电影的祝福与期待，担心与忧虑。海外获奖作品在国内票房的尴尬，也不断让人对文艺片产生怀疑，国产文艺片是不是票房的天敌？有没有导演能像李安那样，把影片的文艺性和商业性完美地结合在一起？

从电影出品与创作团队成员对媒体的发出的声音看，《白日焰火》相关人士在不约而同地淡化电影的文艺性，突出影片的商业特点，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可是，国产电影想要提升人文品质，唯有从文艺片入手。商业电影的票房成功，遮掩不了商业片的苍白质量，唯有文艺片，才能救赎国产电影。

在国产电影的发展历程中，必然要经历一段漫长的、艰难的煎熬，国产片必然要在虚妄中完成它的涅槃与新生。每年都需要几部优质商业电影，负责与进口片竞争并开拓、巩固市场大盘，同样，也需要几部优质的文艺片，来坚守电影创作的底线，为国产片赋予国际化元素以及深沉的人文思考。

“焰火一般是在晚上放，但是一个人如果在白天放焰火，可见他的决心有多大，他想挽救某种东西的决心有多大。宁肯你们看不见，这个焰火也会努力地绽放，它其实也许比夜晚的焰火更美，更富有真正的希望，真正的温暖，真正的复苏。”这是刁亦男导演对《白日焰火》片名的诠释。和商业片注重拿投资、特技、明星说事相比，刁亦男的诠释充满了丰富的寓意，他说的是影片故事与影像之外的东西，是和观众心灵能产生共鸣的内容，这样的言辞对于热爱电影的观众而言更具感染力，相信对那些想要凭借电影传递内心火苗的电影创作者而言，也深具诱惑力。

一部商业片火了，无数同类型的跟风作品一拥而上。而一部文艺片获奖了，为什么没有那么多人跟着学习，投入精力去拍摄那些真正想拍的电影？不要怪观众进影院去选择那些没什么营养的商业片观看，文艺片提供给观众的选择余地太少。真正看低文艺片的，是制作方、院线、从业者，而文艺片产量极低的原因，在于它暂时产生不了巨大利益。可是，就算是商业片，95%以上也会赔钱。相比而言，文艺片投资小，可能回报更大。没人愿意投资文艺片，恐怕还和投资人有关，这些投资人并不是真心喜欢电影，不过是喜欢与电影紧密相连的聚光灯、虚荣心而已。

因此，要向《白日焰火》的投资方、出演这部电影的演员、创作这部电影的编剧与导演致敬。这部电影成品的推出，背后肯定会有无数的曲折与磨难，但影片最终的成功，还是证明了捍卫电影尊严是有价值的，他们是在电影这个繁华游乐场中的甘于寂寞者，而他们今天的耕耘，是为了保障电影市场在未来依然能够希望丛生。

祝贺《白日焰火》《推拿》的获奖，但不把过多期望拴系于一两部电影身上，这是对电影的一种松绑。以平常心看待进入院线的《白日焰火》《推拿》。作为观众，用脚投票是改变市场格局的最好方式，所以，让我们告诉电影投资方和制作方：请支持文艺片创作。

柏林电影节评委会主席詹姆士·沙姆斯（左）与评委梁朝伟在一起

（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来自百度）